

逆風翱翔

TEZU CHI FOUNDATION





高雄縣阿蓮鄉人，一九五六年出生在一个特殊的家庭，有三个亲兄弟。自小渴望读书，却无法如愿，只有小学學歷，后来積極進修，一九九五年從國中補校畢業。歷經車禍、肝炎、腎結石等病症的折磨，卻不改熱心參與志工服務的熱忱，曾連續兩年得到高雄市無障礙之家的志工表揚。精於各種手工藝製作，尤其是中國結。

永不低頭的管芒花

◎胡瑞珠

白天，一陣沒來由的絞痛，簡直像刀割一般，蔡愛花蜷曲了身子，兩手緊壓著腰部。果然，那一夜她就睡得很不安穩，在片段、模糊的睡眠中，還做了噩夢：夢見童年的自己，躺在唧唧作響的竹床上翻來覆去，一個不小心，就掉進床底下的深井，睜大眼睛驚慌地想要喊叫，張開口卻發不出任何聲音，幸好底下有個人接住她，仔細一看，是爸爸。

一夢到爸爸，她便醒了，醒來時一身冷汗……說也奇怪，那一整天，陳年舊

事一點一滴從記憶中甦醒過來，就像在試紙上漸漸暈開的染劑，從最濃稠的那一點向外擴散。

無法擺脫的宿命

秋天的山坡野地開滿了蒼芒花，風一吹，陣陣的花絮隨風飄散。午後，天空灰濛濛的，一望無際的綠野平疇，而遠處的大崗山就像巨人般聳立。窄小的田埂上，五歲的愛花緊緊跟在爸爸後面，抽抽噎噎地邊哭邊問：「我們要到哪裡去？」沒有人聽到她沙啞的聲音。哭花了的小臉上，汗水、淚水和鼻涕早已混雜在一起。

爸爸挑著扁擔走在前頭，一邊放著棉被，另一側是個大包袱。不完整的一家人，形色匆匆地往無盡的田間走去。時間彷彿停滯在沉悶的陰霾裡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爸爸終於開口：「快到了。」他指了指前方那間簡陋的茅草屋，原是爸爸看守水井住的工寮，現在則成為他們一家五口棲身的地方。

阿嬤是地方上極有威望的人。小時候，只要看到阿嬤板起臉孔，爸爸忙著打包衣物時，她就知道：又要被趕出去了。還記得當時，爸爸沉默不語，無奈地再



年近四十的蔡愛花（左二），再度穿起學生制服，開始逐步完成自小渴望讀書的夢想。

次帶著孩子離開；媽媽倚在門邊，早已悲悽欲絕。小小年紀的愛花，含著淚水頻頻地回頭望，媽媽椎心泣血的哭喊聲逐漸遠去。最後，只有風吹稻禾發出的沙沙聲，飄蕩在空氣中。

回憶起歷歷往事，竟是那般清晰，即使已經過去幾十年了，卻還依稀殘留著舊日的氣息。

「為什麼阿嬤不喜歡我？」「為什麼阿嬤要趕我們走？」「為什麼我把田裡的工作做好了，還是一樣沒有飯吃？」這個深藏在她內心的痛，直到長大後才明白：原來阿嬤、媽媽和爸爸三個人之間，有著糾纏難解的結。由於媽媽是童養媳，一邊是養母兼婆婆和前夫所生的五個子女，另一邊是第二任入贅的丈夫和四個孩子，而愛花是媽媽和第二任丈夫所生的小女

兒。在家中毫無地位的媽媽，根本保護不了丈夫和孩子。

不祥的預兆

那天的雜事特別多，經過一番忙碌後，正打算坐下來喘口氣，忽然感覺到萬蟲鑽洞般的痛，毫無預警地從胳膊向下滲透，讓愛花緊蹙眉頭。應付這無藥可醫的慢性疼痛，早有經驗了，更知道這股來勢洶洶的折磨不會輕易了結，她斜靠在椅子的側邊用力頂著左背，並用右拳敲擊左胸、左臂，再使勁揉壓手心。這時候除了痛覺，她什麼都不想。

那神祕怪客似的行跡，肆無忌憚、惡作劇般的疼痛感覺，總是不放過任何一個思緒的空間，任意地在她的腦中竄流。隔著玻璃望向窗外，「叭！叭！」刺耳的聲音傳來，漸漸沉靜的心霎時被打亂，她又想起那場意外，一生的改變就操控在電光石火的那一瞬間。

一九九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鐘。高雄市凱旋路上人車擁擠，前鎮加工區的下班人潮，一下子全湧了出來。愛花和往常一樣，發動機車、戴上安全帽，順著馬路回家。一輛汽車倏地從旁急馳而過，把她給嚇壞了，有種不祥的預感閃

過，她心裡直犯嘀咕：「今天怎麼了？」

第二天，火紅的夕陽掛在城市的天際上，酷熱夾雜著污濁的髒空氣恣意襲來。每天走的這條路，周遭的景物再熟悉不過了，一旁的貨櫃車伴著風聲呼嘯而過。就在這時傳來「砰！」的巨大聲響，一輛小貨車朝她背後衝撞而來，機車車身重心不穩失控地摔了出去，她被拋出倒臥在車道上。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，只覺得一陣天旋地轉，之後完全歸於寂靜……她昏厥在血泊中。現場留下怵目驚心的畫面：機車四分五裂，碎片散落一地，安全帽破了，人也皮開肉綻……

半身成癱瘓

七、八個小時過後，她的臉部肌肉慢慢開始抽動，人也從劇烈的疼痛中醒來。車禍撞擊的力道，不但使得她肩胛骨斷裂，也傷到了臂神經叢的粗神經，手臂變成一塊沒有感覺的木頭，沉甸甸地接在變了形的肩膀上。

當發現左半身不能動彈的那一刻，她徹底崩潰，想起自己的人生才正要漸入佳境，她好不甘心！傷痕累累的臉龐不可抑制地一陣顫抖，人便放聲號啕大哭起

來，整間病房一下子溢滿淒厲的哭聲，「老天爺爲什麼這樣對我？爲什麼？」她的手揪緊床單，佇立一旁的親友紛紛安慰她，「慢慢就會好的。」「對啦！會愈來愈好！」

這樣悲情的劇碼在住院的每一天，都在滿溢著悲傷的愛花身上反覆上演。躺在病床上，心裡不斷地埋怨老天對她的不公平，而天天哭的結果，一雙眼睛腫得像牛眼一樣。日子就在希望和絕望的起伏中過去。十幾天之後，她臉上的傷逐漸癒合，但身上的皮膚卻沒有好轉的跡象，不但紅腫、潰爛，甚至還流出血水，更慘的是，左半身依舊沒有任何知覺。一個當醫生的親戚勸她辦理出院，再待下去也沒什麼意義了，她心裡也有數——就這樣——癱瘓了。

「有個赤腳醫生的技術不錯，很多人都被他治好了。」在公婆的建議下，愛花出院後到澎湖的婆家去療養，並且以民間偏方治療傷勢。媳婦的傳統枷鎖使得愛花沒能安心靜養，洗衣、燒飯等家事仍然勉力而爲。而她怕麻煩婆婆，根本不敢躺在床上，每天都是以沙發爲床，坐著睡覺。然而，沒想到身上那塗滿摻了蛋汁的草藥腥味，卻引來螞蟻的覬覦。

在一個好夢正酣的深夜裡，她被一陣刺痛驚醒，慌張地站了起來，右手臂胡

亂地在身上刺痛的地方搓揉。摸黑開了燈之後，一側頭，整個人愣住了，因為左邊的身體上布滿密密麻麻的螞蟻；頓了幾秒鐘，她本能地舉起右手又捏又搓的，無奈數量實在太多了，有的螞蟻甚至鑽到了敷藥的底下。半夜三更的，非但求助無門，連淚水都得強忍著。她瑟縮在沙發一角，孤伶伶的淒涼身影伴著斷續的啜泣聲，迴蕩在黑夜裡。

不可思議的力量

兩個月後，她回到高雄的家，開始四處求醫。儘管醫生都給了相同的答案——沒有辦法改善，可她偏偏不向命運低頭，毅然選擇漫長的復健之路。一年多以後，認識了在醫院擔任諮詢志工的慈濟委員吳芙美師姊。

一九九五年五月，得知證嚴法師要到南部行腳。「我有話要對師父說。」她很堅持要見法師一面，拗不過她，吳芙美夫婦只好帶著她到慈濟屏東分會去。愛花萬萬沒想到，可以這麼靠近證嚴法師。當法師從面前走過，她趕緊閉上雙眼，默默許下心願：「如果身體康復了，我也要加入志工的行列。」

自從車禍受傷之後，她成了連坐個兩分鐘都耐不住的人；這天，卻足足坐了

四個鐘頭。回到家，愛花神情嚴肅地告訴先生：「老公，你先不要罵我有精神病，我今天感覺到身體很舒服。」先生狐疑地眯眼看著她說：「那妳動動手指頭，讓我看看。」

面對先生的提議，想起前一天，在同事的加油及鼓勵聲中，她卯足了勁，左手依然沉重如山的事實。她自己也不相信，只隔了一天，會有多大的改變。但是，奇蹟真的發生了。這一刻她的左手指，真的動了，連手臂也可以稍稍地舉起來。先生驚訝不已，簡直不敢相信，愛花則喜出望外，因為她的願望就快實現了。

這不可思議的奇蹟，彷彿黑暗中的燈塔，她感覺到終於有了希望，也開始全心投入慈濟。周遭的親朋好友、街坊鄰居，經由她的接引，一個個成為慈濟的會員；她更利用到醫院做復健的機會，同時擔任志工。當她用肚子推著輪椅時，旁人總是瞪直了眼，不可置信的眼神，似乎驚訝她這個樣子，居然還可以去幫助別人。愛花用右手扶著輪椅控制方向，左肩明顯下垂，左手臂跟著身體無力地晃來晃去。

晃動的不只是她的手臂，還有在鐘擺的滴答聲中流逝的分秒。她一直不願面

對的那一刻，終究還是來了。「醫生，謝謝您這幾年來的照顧……」她不斷地致謝。掩上門的剎那，有種如釋重負的輕鬆感。往前走著的愛花，突然停下腳步，轉身向後，以極慢的速度環顧寬廣的大廳，人潮在眼前晃動，耳邊響起醫生剛說的話：「妳不會再有進步的表現了。」愛花深深吸了一口氣。

六年來，不論颶風下雨、寒冬酷暑，她是個從不缺席的病人；醫院採購新的復健儀器時，她也絕對是第一個試用者。

走出醫院大門，她抬起右手往左手臂上拍了拍，低下頭輕聲說：「可以自己動手，不必依賴別人，該滿足了！」像是對著老友說話一樣。她不自覺地咧嘴而笑，忍不住又回頭望了一會兒，腦中出現奇怪的念頭，「以後，不知道……」是的，誰知道未來會是個什麼樣的局面呢？

發現美麗人生

春天的風總是帶來花兒的香味，也把意想不到的新氣象給吹了過來。

幾朵浮雲貼著藍天的早晨，姊姊帶來特別的禮物。「妳看，我做的，好不好看？」姊姊把自己的得意作品拿在手上炫耀。「好漂亮喔！」愛花接過這個中國

結耳環，看得目不轉睛。

自從車禍之後，愛花再也無法上班，只能專心當個家庭主婦，而本身就是打毛線高手的她，當然不會放過可以製作這新奇玩意的機會。就這樣，她一頭鑽進了結繩的世界。湊巧地，剛好碰上吳芙美邀她參與慈濟的義賣園遊會，她當然就現學現賣，而且興致沖沖地做了一些當義賣品。

剛開始，愛花為慈濟做的中國結義賣品並不多，技巧也尚未純熟，但她還會打些毛衣、圍巾，甚至縫製布偶來義賣。後來，義賣訂單愈接愈多，夜晚加班趕工，便成了家常便飯。先生常調侃她：「妳呀！忙起來就忘記身上的痛了。」愛花習慣笑著回應：「忙才好啊！忙人無是非，也可以順便做復健。」

二〇〇〇年，慈濟在高雄辦了一場義賣園遊會，愛花整整忙了兩個多月。了解她身體狀況的人，看了不忍心，不時地提醒她：「多休息，別累著了。」她總是這麼回答：「募款，我不在行；這雙手，是唯一可以奉獻給慈濟的。」

輕撫著繩結，她把自己消融在繩結中。愛花一身韌性，歷經種種磨難，一接觸中國結，一走進慈濟，便渾身是勁。她把中國結化作慈濟，盡情編織美麗的慈濟路。看似平凡無奇的一條繩子，在她的手上卻是變化萬千，可以是小丑，也可



蔡愛花（前左一）在慈濟高雄分會參與發放日的活動，協助校對名冊。



蔡愛花在高雄靜思堂將整把稻穗浸入金油的桶子裡著色。



2005年1月，社區歲末祝福的會場外，正在擺設準備義賣手工藝品的蔡愛花。

以是天鵝。

當年車禍肇事的年輕人，沒來關心她的安危，她沒有責怪；至今身體留下無盡疼痛的後遺症，她也沒有埋怨。堅韌的生命力猶如佇立寒風中的萱芒花，不畏現實環境，勇敢地生長、開花。如今的她，已然在中國結的傳統藝術裡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。

午夜，寂靜的客廳裡只有她一人，早已疲憊的雙眼不自覺地闔上……淡淡的月色泛出靜謐的光，輕輕籠罩在她的周圍。她突然驚醒過來，放下手中的結繩，動動肩頭舒展一會兒，回過神來，雙手又繼續不停地動呀動。



堅韌的番薯藤

◎袁慧萍

一九四九年生，台北縣坪林人。一九九七年受證為慈濟委員，法號惟汎。二〇〇一年擔任慈誠隊小隊長。歷經兩次意外傷害，造成脊椎骨折，藉助一截器官捐贈者存放在「骨頭銀行」裡的脊椎骨，才得以再度頂天立地。大難不死的他，更堅韌地發願——要以志工為職業。

在花蓮的慈濟醫院，一個剛洗過澡、換好衣裳的男病患，露出神清氣爽的神情，向一旁的志工致謝，也為自己先前鬧彘扭而感到抱歉，他說：「老大哥，真不好意思，害你打溼了……」

慈濟志工周明玉馬上回答：「要感恩你給我機會服務。」他撩起褲管拍了拍，繼續說：「能做就是福氣。你看我的右腳踝曾經受傷過，當時骨頭突了出來，韌帶也斷了，就好像滷味攤上的鴨掌，只有腳背上連著一層皮，無力地垂掛

著……」

苦命的番薯仔囡

周明玉的右腳掌無法恢復正常功能，開計程車為業的他，不論是踩油門或煞車，都只能藉著抬高右大腿，平行移動整隻右腳。而他的頭皮上曾縫過三十幾針，脊椎更動過兩次大手術，左腕上有一條十幾公分的傷痕，右手腕的神經也被割斷過，右手至今還是使不上力，無法提起重物。

這樣的人，身形瘦削卻堅韌不撓，就像坪林老家常見的番薯藤一樣。從小，阿嬤就告訴周明玉：「天公疼憨人，咱是番薯仔囡，免啥照顧嘛！大漢。」出生才十一個月大，母親就因病往生，他是由雙眼失明的阿嬤一手帶大的；姊姊才大一歲，由外婆照顧；父親則長年在外地打零工。

阿嬤和外婆這兩位寡居的老人家，攜手扶養這一對小孫子。多虧開雜貨店的阿菊姨幫忙，每次一見到周明玉來賒借柴米油鹽時，難免會嘮叨幾句，但終究不忍心看著這一家老小餓肚子，依然願意賒借給他們。一直到周明玉國小畢業以後，他和姊姊相繼到台北當學徒，開始會賺錢了，才有能力償還多年以來積欠的

三萬多元老帳。

周明玉當學徒時，爸爸只要一出家門，往往就是幾個月、甚至大半年都不見人影。但是在發薪水的日子，卻總會準時來領走兒子辛苦一整個月的薪水。苦哈哈的周明玉，只能靠著老闆額外賞給他的五十元勤奮獎金，購買一些內衣、內褲、木屐等日用品。

當完兵回來以後，標了會，準備和鄭龍珠小姐結婚。當時誤聽了老闆的美意，以為他要為工廠裡第一個成家的師傅張羅婚禮，就讓老闆自作主張在大酒店席開八桌。賓主盡歡後，隔幾天酒店送來了帳單，這麼大筆的支出，他們根本無力負擔，不得已，新娘子只好含著淚水，變賣掉所有的金飾嫁妝。

為事業打拚

後來，他離開這家皮包工廠，夫妻倆開始胼手胝足自行創業，從租房子做皮件代工開始，慘澹撐過了一九七四年的「第一次石油危機」，好不容易擴展到擁有五十名員工的皮包工廠。一九七九年又發生「第二次石油危機」，因為國際局勢動盪，周明玉有三個貨櫃的皮包成品，被積壓在承租的倉庫裡，遲遲無法出關

外銷，而買方因為收不到貨，先前訂單的匯款自然進不來，資金周轉漸漸吃緊。

他們夫妻倆都這麼想：縱使日子再難過，也不能拖欠員工薪水，因此只好逐一賣掉工廠和樓房。然而龐大的貨款壓力仍然存在，因而讓這對殷實的夫妻開始出現摩擦，爲了債務而屢次爭執不下，最後陷入冷戰，大半年都不曾講過話。有事情必須溝通時，鄭龍珠就差使女兒傳話；周明玉也不甘示弱，告訴女兒說：「妹妹，去回話給妳媽媽……」

辛苦多年打拚出來的事業，卻兩度跌回原點，再次兩手空空。周明玉每天清晨五點多就必須起床，先裁好免本錢、純代工的皮件後，再出門去上班。他受僱於台北的一家皮包工廠，負責研發外銷的打樣工作。然而下了班之後還是沒得休息，必須幫妻子車完早上所裁切的所有皮件，往往要忙到深夜一、兩點才能休息；可是儘管這樣沒日沒夜地工作，還是被高利貸的債務迫得焦頭爛額。

有一回，妻子一時想不開，吞下一整瓶的「正露丸」，昏迷中，嘔出了滿地黏稠的黑色丸子，卻抵死也不肯出房門，更不讓家人送她就醫。周明玉二話不說，一把抱起妻子回床上，任由她發瘋、拉扯，甚至痛打他也完全不吭聲，等妻子累了，氣也消了，再默默地爲她淨身、餵食，整整三天寸步不離，才讓出現裂

痕的夫妻關係，重修舊好。

絕境中的轉機

龍珠經常在埔墘市場裡買菜，當時經營豬肉攤的蘇足還沒有參加慈濟委員的培訓，但是非常認同證嚴法師的理念。她見龍珠滿臉愁苦，便問起了她的心事，兩人惺惺相惜，蘇足勸她：「我們就是缺少種『福田』，才會左手進，右手出，手頭上儘管賺過好幾千萬的錢，卻什麼也留不住。」於是蘇足邀她一起做善事，捐錢救人。龍珠當場就捐了八百元，手頭上僅剩兩百元，將就著打發一家八口兩天的伙食。

經由蘇足的介紹，她開始在工作時收聽廣播節目——慈濟世界，更借來《渡》的錄音帶，那是許多慈濟志工以過來人的身分，分享自己生命轉折的故事。在家裡，龍珠一面工作，一面讓慈濟的廣播節目或是錄音帶播放著。長期潛移默化下，周明玉將錄音帶裡證嚴法師說過的一句話烙印在心：「捐出貧，換來富，懂得把握因緣行善的人，才叫好人。」

有一回，他竟然在下了班之後，自己開車到慈濟的台北分會去，主動提出想

當志工的意願。就這樣，他滿心歡喜地做起環保回收，後來更加入了慈誠隊。

不久，周明玉的父親因為脊椎長了骨刺，開刀後傷口癒合不良，還長出了蛆，因此孝順的他不得不願在這個時候隨公司遷移到大陸，寧願被資遣，留在台灣。他因中年失業，只好改行考計程車駕照，但在路考時，因為眼睛罹患老化白內障，造成視線不良而挫敗，讓他有些灰心，幸好這時有幾位慈濟志工適時給予鼓勵，清晨四點多，還輪流陪著他去練習道路駕駛，一路伴著他熬了過來。

兩次走過鬼門關

二〇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，台北地區發生了「三三二大地震」，震垮了台北縣土城清水國小的教室大樓。慈濟經過評估，決定認養該校的重建工程，於是，周明玉率領慈誠隊員協助各項前置作業。那一天，正準備拆除車棚，因為栓住鐵皮的螺帽已經卸除，他不知道，整個人就從二層樓高的屋頂，隨著鐵皮滑落下來。慌亂中，他機警地左手一揮、右手一擋，得以撥開犀利如刀鋒的鐵皮，然而卻結結實實地摔落在厚厚的一疊玻璃上；那是幾個小時以前，才從地下室搬出來，已經拆去邊框的鋁門窗玻璃。

血肉模糊的他，全身沾滿了細碎的玻璃屑，雙掌更是鮮血淋漓。所幸沒有割傷頸部和動脈，但第十三、十四節的脊椎斷裂，緊急被送往台北的大醫院就醫。周明玉手術後的癒合情況良好，穿著保護脊椎的「鐵衣」，繼續開著計程車為生活打拚。

復健了一年多，有一天，他突然想把住家騰出一點空間來，以便堆放資源回收物，約好時間，邀來一個業餘的泥水工幫忙，準備打掉一整片磚牆，然而畢竟兩人都是外行，那時，周明玉蹲在牆腳邊，正在撿拾從牆面上敲落一地的小石塊，忽然，整片磚牆應聲崩塌下來，壓得他動彈不得，第三、四節的脊椎被壓成粉碎性骨折，右腳踝嚴重突出，再次被送進醫院急救。

由於右大腿的神經受到了壓迫，身體無法控制肛門的括約肌，吃進去的食物，完全無法排出，必須靠著妻子戴上透明的塑膠手套，以食指伸進肛門內，一次次慢慢地搥出來。妻子不嫌髒臭，沒有任何怨言，反而安慰先生心情要放輕鬆，這讓周明玉忍不住哭出聲來，暗地裡發誓：一定要再站起來，有生之年絕不再拖累家人。

但這一次老天爺卻沒站在他這邊，因為受傷部位太靠近髖骨的動脈，醫生不

願意冒險開刀。就算開刀，成功機率也只有百分之二十，醫生要他做好心理準備，很有可能會面臨終身癱瘓的命運，妻子一聽，當場痛哭失聲、淚流滿面。

周明玉的病況不樂觀，慈濟志工知道後，紛紛提出建言。就在幾位志工的協助下，申請到病情報告和X光片，並以快遞的方式送往花蓮慈濟醫院求助，骨科陳英和醫師建議趕快把病人送來治療。

在搬動脊椎損傷的患者時，不能稍有閃失，否則會有肢體癱瘓的可能。慈濟志工了解這一點，更不敢絲毫大意，為此，特地從葬儀社借來不鏽鋼的擔架、運床，把周明玉綁緊平放在鋪著棉被的車廂地板上，由八位志工全程負責擔架的起落。經過實地勘查，唯有電聯車車廂的走道才有足夠的空間，容得下這種加長型的硬式擔架，而且他們只能搭乘人少的夜班車。

在志工的護送下，從板橋火車站出發，花了四個多小時才到花蓮，而陳英和醫師早已在醫院待命。周明玉被抬進急診室時，早已奄奄一息，緊急輸了六袋血，等到體力恢復了，才進開刀房動手術。十多天後，他挺直了身子，拄著助行器，一步一步地自行走出慈濟醫院的大門。

這次手術，拆除了前次打入的鋼釘，並在脊椎裡植入一節骨頭，那是由器官

捐贈者所捐出的脊椎骨，再加上周明玉身上的一小塊軟骨。手術最大的困難點是右腳受傷的神經，因為太靠近大動脈，開刀的危險性很大，所以周明玉是趴著接受手術，從左腹側下刀，劃往鼠蹊部，掏出腹腔內的腸子，等於是從左腹腔進到右側大腿，避開大動脈，才完成了右腿神經的接合手術。

無怨無悔的選擇

劫後餘生的周明玉，人還躺在病床上，就已經開始當起了醫院的志工，安慰病房裡的病友。他雖然是因為當志工而意外受傷，還必須花自己的錢來就醫，卻從不怨天尤人，還鼓勵其他人說：「趕快把握因緣，行善要及時。」

住院期間，同病房一位腿骨骨折的男病患，因為經常瞞著家人，私自拆下石膏固定器，單腳跳著躲到廁所裡抽菸，等到骨頭移位了，卻又無理取鬧地埋怨起醫生及護理人員的技術差。周明玉規勸他說：「小老弟，你會喊疼值得恭喜，是你恢復得快，代表這兒的醫生醫術高明。要是你不痛、不癢，失去了知覺，那才是『代誌大條』（台語，意即事態嚴重。）。」

聽到病房外傳來喧嚷的責罵聲，得知是一起摩托車車禍意外，肇事者是位女



開刀後的周明玉積極參加助念的活動。

性清潔工，一心想多賺點錢養家，才會超速趕場，卻又因疲勞過度，失神撞上了人。周明玉將自己的受傷經過分享出來，順利化解了這場紛爭。他規勸被撞傷的一方：「相撞的雙方運氣都不好，要自我善解，包容對方。」他也提醒肇事者：「安全第一，健康才是本錢。」

出院後，他積極做復健。其復健的方法是妻子從後方抓緊他的褲腰帶，以防他跌倒，讓他學習慢慢地挪動腳步；等腳步可以踏穩了，進而練習用兩隻手合力挪移動行器，左一步、右一步地跨出步伐，像孩子一樣重新學走路。累了，就放下助行器，坐下來歇一會兒，再改以單手拄著助行器行進，順便復健連端著碗都會發抖的右手。

既然拄著助行器無法做粗活，他便把握開計程車的空檔參加助念或告別式。有一次，他突然感到一陣暈眩，隨即昏倒在告別式的會場

外，被人送到附近的醫院急診。醫生很納悶地問起：「你最近的胃潰瘍出血，有吃過什麼藥嗎？怎麼會有個新近才剛癒合的傷口，大約一個十元銅板的大小呢？」

剛甦醒的周明玉，微笑地回答醫生：「感恩喔！又讓我逃過一劫了……」其實他的內心深處天天都在祈求：「千萬不要讓我倒下，我一定會愛惜健康，當個好志工。」周明玉這個坪林鄉石槽村長大的孩子，心中有著堅強的信念，他展現堅韌的生命力，就像是老家常見的番薯藤，憑藉著一丁點的藤蔓，只要有一把泥土、一點雨露，就能生根，就會發芽。他緊緊把握住分秒的機會，要把「慈濟志工」當作是自己一生永不後悔的職業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心馬

◎張芳甄

一九五七年生於台北市，是父母的掌上明珠。父親爲她取的小名「荷妮」，是希望她長得甜美可人。但在一歲多時，不幸罹患小兒麻痺症，前後歷經三次全身麻醉矯正手術，使得記憶力嚴重受損，造成往後人生路走得跌跌撞撞的，直到二〇〇五年受證慈濟委員，領到證嚴法師賜予的法號「心驊」，才漸漸有所領悟，開始一個全然不同的人生……

「爹地！好黑！我看見了……」

念完國二便休學就醫的張明玲坐在輪椅上，右腳被石膏包覆，只露出纖細腳趾，像極了長長的火箭筒。她話才一說完，頭和手便無力地往下垂……

張爸爸和妻子換了班，與寶貝女兒勾勾手道別後，正打算去上班。才走到病房門口，聽到女兒微弱的呼叫，立即轉身一把抱起不省人事的明玲，將她放在病床上，緊緊握著她的手不斷來回搓動，喊著：「荷妮！荷妮！」

一早，台大醫院骨科3C特等病房，房門上方的小紅燈閃個不停，一名值班護士從護理站急切地喊道：「3C病房有狀況！」才巡過房，正走在長廊上的主治醫師及兩名護理人員，趕緊加快腳步折返。

「剛才打針時都還好好的，怎麼會這樣？」醫生緊張地問。

「血壓二十……」平常溫婉的護士，拉高了嗓音。

「強心針！……」主治醫師說完，護士快速遞上針筒。

明玲眼前黑壓壓一片，但隱約仍可聽見父親、醫生及護士急促的對話，她拚命想要開口，可身體卻不聽使喚。這似乎和她的命運一樣，完全無法由自己掌控

……

命運作弄人

明玲的父親從事文具紙張批發，母親是典型的家庭主婦，有一個長她一歲的哥哥及兩個弟弟，她自然成為父母的掌上明珠。無奈造化弄人，就在一歲六個月大時，小兒麻痺在台灣大肆流行，這時期有許多孩子相繼感染，明玲和哥哥都沒能逃過這一劫難。

TZU-CHI FOUNDATION

一向盡責的媽媽，無法接受一對天真可愛、活蹦亂跳的兒女，一夜間，竟連站都站不起來，這般殘酷的打擊，一度讓她萌生帶著兒女一起投河的念頭，幸好被張爸爸發現，他雙膝落地痛苦地對妻子說：「你們走了，我和老三怎麼辦？他還需要妳餵奶啊！」媽媽這才放下背上的兒子及懷中的明玲，夫妻相擁而泣，化解了一場人倫慘劇。

張爸爸在心痛之餘，轉行從事西藥進口貿易，克服萬難從國外引進沙賓、沙克小兒麻痺疫苗，並衷心期盼此症能從此在台灣絕跡。

明玲四歲時，父親打聽到屏東一所教會醫院，專門治療小兒麻痺症，於是滿懷希望帶著兄妹倆搭火車南下，接受開刀矯正。由於院方規定，家屬不得留院照料，唯有假日開放探望數小時，明玲首次嘗到與親人生離的悲苦與無助，在她稚嫩的心靈，刻劃了無法抹滅的印記。

從小在父母呵護下成長的明玲，天天哭得淚人兒似的，她多麼渴望見到父母親人，好不容易相見，心中的思念與委屈還來不及傾訴及平撫，就得再度面對父母的離去，讓她只得聲嘶力竭地哭喊：「媽咪！爹地！不要走……」

此時，張家父母只能默默對泣，明玲就這樣一直哭喊至累倒、睡去為止……

母親的洞見智慧

張家雖然長年僱請幫傭，但明玲的母親還是堅持訓練女兒做家事：諸如掃地、擦地板、洗衣服、買菜、燒炭和煮飯……幾乎樣樣都要學。

直至女兒稍長，母親這才噙著淚對她說：「爸媽沒有辦法照顧妳一輩子，妳不但要學會獨立，甚至還要有能力去幫助別人。」這時明玲才了解，為什麼在她「坐著」擦地板時，母親的眼眶總是微微濕潤，還說是沙子飄進眼睛裡。

母親採取的是一路陪伴女兒踩過生命的低潮，而非揶揄她、替代她走的這種智慧，讓明玲在往後生命歷程中面對困境時，也能定下心，用靈巧的雙手輕輕一抹，油然而生的勇氣與大愛使她不再迷惘，它們清晰地照見前面的道路。

經台大醫院骨科陳主任建議，在骨骼發育期得再開刀矯正，於是明玲念完國二時便休學，做了兩次矯正手術。爲了不讓父母擔心，每次麻醉藥退去後的椎心之痛，她總是緊咬著毛巾，不讓眼淚掉下來，但看在父母眼裡卻是格外心疼。

明玲反倒安慰他們：「痛過了，我就能跑了！」她深信自己是上帝的寵兒，不但擁有疼愛她的父母和一雙可以跑步的腳，更自信能考上北一女，然後進台大……她似乎已看到自己憧憬的青春腳本，正一點一滴地逐漸開展，明朗且清晰。

父親眼裡的淚光

第二次手術後，明玲因對「盤尼西林」抗生素產生過敏，導致休克，血壓降到二十，雙眼暫時性失明。當她從鬼門關被搶救回來，睜開眼的那一瞬間，看到驚慌的親人與醫生，內心那份悸動，令她久久無法言語。

石膏拿掉後的復健期，一個陽光普照的早晨，明玲拄著柺杖想到院子裡走走，卻不慎失足跌倒，僵硬的膝關節應聲彎折，頓時痛到發不出聲音，充滿淚水的雙眸，模糊地看著瘦小的右腳，漸漸泛紫發黑。

之前的手術幾乎前功盡棄，固然帶來極大的打擊，但她還是默默承受，然而造化弄人，接二連三的全身麻醉，使得明玲的記憶力嚴重受損，這才真正地將她擊潰，讓她痛不欲生……

「荷妮，妳來廚房做什麼？」母親看著呆呆佇立的女兒，不禁問道。

「我想不出來，到底要來這裡拿什麼？」從臥室走到廚房的她，已忘得一乾二淨。

更糟的是，只要與背誦有關的科目，任憑她挑燈讀到凌晨兩、三點，隔天考試卻毫無印象，因此唯有數理科才能讓她稍解鬱悶的心情。

一向聰明伶俐、自我要求甚高的明玲，面對接踵而來的打擊，曾一度想不開。當她亟欲尋求解脫時，父親雙眼泛著淚光對她說：「爸爸有三個兒子，假如其中一個出了意外，都會讓我痛心不已，何況只有妳一個寶貝女兒。」她這才恍然大悟：「雖然我無法弭平海浪，但可以學習乘浪而行啊！」

無法掌控的婚姻

二十七歲那年，明玲認識了家住台中、北上謀職的先生，他是成功大學工管碩士，在一家日商公司擔任企劃副理。論及婚嫁時，男方家長極力反對，他們認為明玲只有高中畢業，家境富裕又身患殘疾，一定是個什麼事都不會做的千金大小姐。

後來，在先生的堅持下，男方家勉為其難答應婚事。結婚前夕，母親對明玲說：「妳怎麼對待我們，就怎麼對待妳的公婆。」因為這句話，讓她坦然面對接下來的重重考驗……

婚後第一次回台中婆家，適逢舊曆年前，明玲幾乎包辦廚房裡所有的工作，甚至到了晚間九點多，她還搓了湯圓，煮了一大鍋熱騰騰的「圓仔米粉湯」，給

TZU CHEN FOUNDATION

在田裡趕割「菜心」的親戚們禦寒。

事後先生告訴她：「當初最反對婚事的大舅舅，一直誇獎妳呢。」那天忙到凌晨，手都凍裂流血了，但她心裡卻充滿了被接納的喜悅。

時光飛逝，苦盡甘來的明玲在三十九歲這年，可愛的兩個兒子分別就讀小五及幼稚園，一家和樂融融，老天卻在此時和她開了個大玩笑。

這天晚上九點，明玲一如往常哄孩子上床後，看了看桌上的飯菜，便打電話到公司去：「忙完了嗎？我還在等你吃飯咧！」

「不要等我了，待會兒要陪佐佐木先生去吃飯。」

「怎麼不早說？好啦！那吃完早點回來喔！」

向來個性耿直好強、生活圈子單純的先生，爲了公司業績，偶爾會陪日本客戶上酒家，但久而久之卻演變成經常在清晨六點吃完「早點」才回到家。

爲此夫妻之間有了嫌隙，開始爭吵，明玲雖曾多次溝通，但都無法挽回執迷不悟的先生，在得不到回應的身心受創下，懷抱著遺憾與悲愴，落寞地結束維持十二年的婚姻。

吃不飽的便當

而離婚的條件是她必須放棄其中一個孩子的撫養權。在簽下離婚協議書的那一刻，她放手一搏，淚流滿面地對先生說：「我不要你任何補償，只求你不要拆散兩兄弟，孩子是無辜的，如果你執意要一人分一個，那就兩個都帶走，我不忍心將他們分開；否則，兩個都給我帶，我保證一定會全心全意地照顧他們。」

當先生點頭答應的那一刻，她不由地放聲大哭，是喜還是悲，她已不清楚



母子感情深厚，每年都會一起布置耶誕樹歡度佳節。

……

從此，她與兩個寶貝兒子相依為命，不曾分開過。父母親建議她帶著孩子搬回娘家住，但明玲不肯，她擔心父母親會因為心疼孫子而過於溺愛，堅持獨自教養他們。

有一次，上國中的兒子要求明玲：「媽咪！我明天要段考，

今天可不可以不要洗碗？」

「那明天要考試，你今天要吃飯嗎？」

「要呀！」

「要吃飯就要洗碗嘍！」

洗碗對明玲來說是件輕鬆簡單的事，但她執意要求孩子共同分擔，養成他們對家庭的責任感。

每天晚上她都固定為兒子準備隔天中午的便當，某天她與就讀小學五年級的兒子商量：「你每天都帶便當，要不要吃我看學校的午餐？」

「嗯……」兒子想了很久才回答：「好啊！」

幾天後，孩子放學返家，明玲親切詢問：「今天學校的便當好吃嗎？你吃得飽嗎？」

「是吃飽了！但沒吃到媽咪做的便當，心裡還是空空的。」孩子垂頭喪氣地回答。

「好，媽咪還是每天幫你準備好吃的便當，讓你連心裡都飽飽的。」一陣不捨與酸楚襲上心窩，她將兒子擁入懷裡。此後的每一天，幫兒子準備便當，成為

她最感甜蜜的事。

迷途羔羊 尋找依歸

很快地，七年過去了。二〇〇二年八月，當明玲得悉大兒子考上成功大學時，她深知，兒子就要離開她的羽翼，那股即將面臨的離別之苦，瞬間侵襲而來，完全淹沒了兒子高中的欣喜。

四歲時被單獨留置在屏東教會醫院，看著父母親離去的身影；和先生在戶政事務所辦好離婚手續，看著他走遠的情景，紛紛湧入腦海，她感到心酸，與至親分離的苦楚，為什麼會不斷地循環上演？

十月的一個清晨，明玲強忍悲痛，陪著孩子打理事務。一直以來拚命構築的堅強，終於在目送他離去的背影愈縮愈小而潰堤了，她的心像被割剮般難受，整天除了以淚洗面，全然不知所措。

人活著的意義是什麼？人生的價值又在哪裡？她像一隻迷途羔羊，驟然失去方向……

二〇〇三年二月，明玲路經台北市建國北路的慈濟聯絡處，想起多年前在電

TZU CHUNG FOUNDATION

視上看過證嚴法師介紹慈濟的「大體老師」，她感動得滿臉淚水，暗自發願要將自己的遺體捐給慈濟，作為小兒麻痺症的病理研究。於是，她走進慈濟，大量閱讀證嚴法師的著作《衲履足跡》、《慈濟月刊》及佛經……

漸漸地，她開始參與慈濟志工培訓，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受證成為慈濟委員，證嚴法師賜予法號「心驊」。當她從字典上查到「驊」字的意思是泛指「紅色駿馬，比喻才華出眾的人」時，她愣住了，多年以來所受的委屈，彷彿得到平反，隨即心一酸，紅了眼：「上人怎麼如此了解我的內心世界，知道我的渴望。」

跳上心馬圓夢去

雖然明玲從小就很認命，但還是很渴望一嘗跑步的滋味。長大學會開車後，從進口的豐田、寶馬到賓士汽車，不斷地追求極速快感，車子對她來說，就像身體的一部分，唯有它能代替她的腳來「跑」。但光是這樣，她還是覺得不滿足，於是開始學習騎馬。

騎馬對肢障者來說，既辛苦又危險，因為騎馬必須靠雙腿內側用力夾住馬匹以保持平衡，而小兒麻痺患者的腿，哪有力氣可以夾住馬匹？



2003年，張明玲代表國家赴比利時參加殘障奧運馬術會前賽。

初學時，常常「撲通」就摔下馬，尤其練習跑步時，更是一跨上馬就開始擔心會摔下來，然而她摔馬的次數遠遠超過百次以上，但想「跑」的意念還是勝過摔馬的恐懼，只有馬兒帶著她快跑，才能讓她一圓「跑步」的綺麗美夢，陶醉於短暫的快樂中。

二〇〇三年，她代表國家到比利時參加國際殘障奧運馬術會前賽，可是掌聲的背後，內心深處還是空蕩蕩的，直到進入慈濟聽了證嚴法師的法語：「前腳走、後腳放，勿憶念過去，世界的樣貌全在自己的起心動念之中。」才有所領悟。

上台受證委員那天，證嚴法師慈



TZU CHI FOUNDATION

(上) 2007年5月，慈濟四十一年慶時，於北區中山聯絡處心靈講座時分享。

(下) 由於證嚴法師的法水滋潤，張明玲展露出自信笑容。



悲地問拄著拐杖的明玲：「妳是怎麼了？」

「小兒麻痺。」

當下，跟著她四十七年的小兒麻痺症，似乎已透過嘴巴「吐」了出去，她突然有一種釋懷後的輕安自在感覺，心中緩緩升起如獲重生般的欣喜。

二〇〇六年八月，她獲知大兒子決定去新竹清華大學攻讀物理研究所，而小兒子也將赴台中中興大學就讀，台北偌大的房子只剩下她一個人時，已不再覺得孤單。她知道，形式上的時間、空間以及人與人之間，都無法再禁錮她的心靈。

她將騎著證嚴法師賜予的「心靈寶馬」——心驊，歡喜地奔馳在慈濟菩薩道上，見證她殘而不缺的生命……。

TZU CHI FOUNDATION



一九四六年生，有如天之驕子般，擁有出衆才華與英俊外型。在歷經三次舌癌、唇頰癌後，面如裂土、凹凸不平；爲了縫補臉上的坑坑洞洞，全身上下千瘡百孔。幾次與死神拔河，儘管熬過了生命中的重重艱苦，卻已是顏面、言語雙重殘障。但他殘而不廢，憑著毅力與勇氣，發願要以自己艱辛走過的心路歷程，喚醒生命陷入谷底的人，勇敢地站起來。

生命在縫縫補補中擺盪

◎鄭善意

當目光接觸到那一具具扭曲變形、慘不忍睹的屍體時，蔡林樟下意識地摸了一下自己黝黑、尖削不成形的臉頰，豆大的淚珠同時奪眶而出……「我的容貌除了可以辨識外，跟他們又有多大差別？只是自己比較幸運地在鬼門關前幾次徘徊，都被拉了回來。」蔡林樟這麼一想，初始的膽怯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更多的不捨與悲憫，隨後沉著鎮定地陪伴家屬一一完成認屍的工作。

二〇〇〇年，桃園中正國際機場發生新航空難事件。凌晨時分，身爲慈濟志

工的蔡林樟接到通知，揉揉惺忪睡眼，立刻整裝出發，與其他師兄、師姊一起加入撫慰家屬、陪同認屍的行列。

當時的蔡林樟，因為左嘴頰發現新的癌細胞，剛接受過第三次重大手術，切除部分嘴唇及下頷骨，讓原本就切除大半的瘦小臉龐，看來更加殘缺不堪。住院二十天，從醫院回來不到三個月，就加入空難的救災工作，那時的他，還在與死神拔河。

天之驕子慘遭巨變

家住桃園龍潭的蔡林樟，身材瘦高、臉龐白淨，自幼天資聰穎敏捷，一路從建國中學到中興大學，從基層員工到企業董事長，無論求學或是創業，一路走來平步青雲，順遂如意，儼然是個天之驕子。二十八歲服完兵役的他，剛進入職場兩年，充滿活力，朝氣蓬勃，對未來懷抱無限希望的同時，竟然在舌下發現了腫瘤。

經過四次化療及二十二次鈔照射，雖然穩住了病情，但也讓他的頭髮悉數脫落，顏面皮膚一片焦黑，尤其是嘴巴嚴重龜裂，足足一年無法開口說話，只能透



蔡林樟的全家福，1980年攝於野柳。

過紙筆與人溝通，彷彿成了啞巴。

有一次路過理髮廳，蔡林樟想到好久沒理髮了，下意識地走了進去，用手指著頭示意要理髮。師傅見他頂上無毛，以為是精神病患者，竟向一旁的客人說：「這啞巴光頭，還來理髮，大概『秀逗』了！」調侃的話刺在心頭，他恍然記起頭髮在化療時早已掉光了，於是黯然離去。

一年後，蔡林樟恢復健康，重新朝著生活的目標邁進。

憑著敏銳的觀察力、腳踏實地的性格，加上具備企業管理的專業理念，他很快在飯店業嶄露頭角，擔任北部一家頗具規模的飯店客房部主任，同時贏得另一家飯店會計小姐的芳心，兩人結為連理，婚後生下一對千金。

第一次當父親的蔡林樟，抱著可愛的雙胞胎，總是笑得合不攏嘴。接著又有兩個女兒相繼出世。為人父的使命感與責任心日漸加重，為了給孩子更好的生活

與教育品質，他決定創業，自己當老闆。

經過一段時間的歷練，他自行成立了一家房屋仲介公司，業務蒸蒸日上。不久，他又選上里長，實現他服務鄉里的願望。

死神再次來敲門

正當蔡林樟得意於商場之際，一九九〇年，闊別十七年的舌癌再次造訪。原本治癒的地方又有潰爛現象，詳細檢查之後，醫生證實是舊疾復發。

一疊厚厚的檢驗報告，儼然宣告死刑般，讓他整個人瞬間癱瘓！主治醫師不斷安慰、開導他，卻無法讓他釋放那份恐懼與憂慮。

「醫師說沒關係就沒關係，先把心放寬喔！」一旁的母親以顫抖的聲音安慰他。

蔡林樟懷著忐忑不安的心，依照醫生的囑咐，開始住院接受治療。醫護人員將癌細胞侵蝕的右頰骨和舌頭切除，再補上取自右胸的肋骨，以及大腿、腹部的皮肉。幾天後，移植的骨頭意外壞死，僅剩的舌頭也縮入喉嚨裡。

醫生只好取出壞死的骨頭，再從左胸切開一條二十公分長的傷口，取出皮

肉，做成條狀，一頭塞住切除骨頭留下的洞，另一頭根部仍與身體相連；讓這條尾巴狀的皮肉，可以再生新的組織，把右臉上的大洞填補起來。接著，再將內縮的舌頭外拉，縫在唇邊，避免影響說話與進食。如此幾度縫縫補補，整個身體傷痕累累，右臉更是被挖得坑坑洞洞，凹凸不平。當年這種最先進的外科技術，卻讓蔡林樟狼狽不堪，生不如死。

慈母聲聲喚

手術後的蔡林樟，剛開始進食時，由於下頷骨部分被切除，牙齒幾乎全數拔掉，造成咀嚼、吞嚥困難，即使是柔軟的麵條，也得先行切碎或打汁來喝；爲了避免喝的時候汁液流出，他得抬高下巴，但還是一邊喝一邊流淌下來，喝到最後，麵糊、淚水與血水，糊滿了他整張臉。

日夜在醫院陪伴的妻子，對先生的病情憂心如焚，經常在夜深人靜時，偷偷拭淚。

親朋好友見他被癌細胞折磨得形銷骨立、不成人形，私底下都以爲蔡林樟的日子恐怕不多了。

眾人悲觀之際，唯獨母親每天到加護病房，用堅定的語氣對躺在病床上的兒子說：「阿樟，你要趕快好起來……阿樟，媽媽相信你會好起來……媽媽在等你喔！」說完，一轉身，愴然淚下……

這分椎心泣血的親情呼喚，讓蔡林樟在求生意志即將潰堤之際，喚起了奮力一搏的信心與勇氣。

「是啊！我才剛跨入四十五歲的壯年，孩子又還小，生命怎能就此結束？何況父母茹苦含辛把我教養長大，親恩未報，怎麼忍心讓白髮人送黑髮人？不，我必須堅強打贏這一仗。」當病情穩定下來，轉到普通病房後，蔡林樟想起母親的聲聲呼喚，默默地對自己說。

找到人生的幸福

終於出院了，再一次擺脫死神的糾纏。蔡林樟不再抱怨癌症拖垮了他的事業，也不再哀傷顏面、言語成殘，他決定重新出發。

清晨五點不到，蔡林樟就出門，先是送報，再到菜農家將整卡車的菜送到龍潭軍公教福利中心，然後前往南崁音響工廠，從事倉儲管理員的工作。晚上則在

TZU CHI FOUNDATION

中壢的補習班進修，重拾離開三十幾年的書本。

通過了土地代理人考試，這個成果也許是別人眼中的一小步，卻是他人生的一大步。這個關鍵，重拾他的信心，讓他勇氣倍增。

五十歲那年，高等考試放榜，金榜題名的他，是當時應考年齡中最大的一個，他被分發到新竹市政府服務，兩年後，請調回平鎮市公所圖書館當幹事。

一九九四年，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慈濟教師聯誼會主辦徵文比賽，蔡林樟以〈一善萬惡消〉一文獲得佳作獎，在慈濟台中分會接過證嚴法師親自頒發的獎狀。就在接觸到法師慈祥目光的剎那，他有種想哭的感動。

當時他對慈濟的認識不多，只覺得那是一個能闡揚人性光明面的慈善團體。後來，陸續從報章雜誌中得知慈濟的種種，雖然心裡也好奇想一探究竟，但總是緣慳一面。直



1994年，蔡林樟（左四）參加慈濟教聯會徵文比賽榮獲佳作。

到一九九七年，一個初秋的午後，慈濟志工邱文良來到圖書館，申請商借場地，舉辦「幸福人生講座」，才為他搭起通向慈濟的橋梁。

「『慈濟功德會』？這不正是我心中惦記的那個慈善團體嗎？」蔡林樟不可置信地睜大眼睛，重複地問：「是『慈濟功德會』要借場地舉辦『幸福人生講座』嗎？」邱文良肯定地點點頭。

「沒問題，我馬上替您提出申請。」蔡林樟不只興奮地快速辦妥借用手續，還熱心地參與籌劃、會場布置等工作，而在一場座無虛席的講座圓滿結束後，他也成為慈濟志工，一年後受證慈誠。

願望未成不能死

成為慈濟志工後，從清理水溝到環保回收；從撫慰苦難到助念、告別式；從關懷孤老到援建震災倒塌的學校，也都歡喜參與。

親朋好友偶爾開他玩笑：「週末假日不好好休息，淨做些又髒、又臭、又苦的差事，是不是太無聊了？」他總是笑說：「活動活動，要活就要動，能舒展一下筋骨也滿好的嘛！上人也說：『能付出的人最有福氣喔！』」

有一次，蔡林樟去關懷一位重病想自殺的婦人，並以親身經驗的同理心與她分享病苦，安慰她絕望的心靈。後來她康復後，告訴蔡林樟：「很奇怪！別人來看我，對我似乎都起不了作用，而你來看我，卻有如一劑強心針，給我一股安定的力量，讓我對生命產生信心。」

二〇〇〇年，蔡林樟的嘴唇日益隆起，檢驗後證實新的癌細胞又悄悄降臨。醫師囑咐愈早開刀愈好，蔡林樟用微顫的手接過檢驗報告，臉上閃過一絲無奈，但很快恢復平靜，微笑頷首：「感恩您，我會依照您排定的時間住院、手術。」

不是他不再畏懼死神，而是證嚴法師的開示：「心智經過失敗而成長；生命經過磨練而有價值。」「早上起來能動就是一種福報，要時時心存感恩……」總是深烙在心頭，他知道必須勇敢面對，因為「緊跟上人腳步拔苦予樂」是他未竟之願，豈能半途而廢！

入院當天，他輕攬母親肩膀，拍著胸脯，充滿信心地微笑說：「媽，請您放心，我會活著回來！而且一定會平安回來！」在場的家人、兄弟姊妹都為他深深祝福。



TZU CHI FOUNDATION

2007年5月，蔡林樟在龍潭家中與太太歡度母親節。



蔡林樟（左一）在家中與慈濟的師兄們分享心得。

二十天過後，他果然如願地平安歸來。

「當時，你為什麼這樣有信心，敢拍胸脯保證平安回來？」母親見孩子安然無恙，喜極而泣地問。

「慈濟中壢聯絡處大廳的匾額上寫著：『人爲善，福雖未至，禍已遠離；人爲惡，禍雖未至，福已遠離。』所以，憑我這些年來跟著上人做善事、努力幫助別人，慈濟應該會讓我『留校察看』。」蔡林樟逗母親開心地說。

痊癒後的蔡林樟不敢稍有鬆懈，因為他再度發願「志爲人醫」，一定要考取中醫師執照，才有機會加入慈濟的「人醫會」，救助更多苦難蒼生。二〇〇三年，雙喜臨門，他通過中醫檢定，並且受證成爲慈濟委員。

如今，已逾耳順之年的蔡林樟，已升任平鎮市公所圖書館館長，大女兒已經結婚，最小的女兒大學畢業，八十高齡的雙親仍然健在，一家人生活幸福美滿，蔡林樟覺得這是他最大的財富，也是最好的福報。